# 淫荡的女侠

营军帐之中，宇文君正在设宴迎接无恙归来的廖宏俦和黄媚，这两人是周文立夫妇易容假扮的，同席的还有铁

菩陀、风云双邪等人。周文立、房秋莹分坐在宇文君左右，宇文君举杯道：「恭贺廖兄、柳姑娘得胜归来，仅以此

杯薄酒相敬。」说罢一饮而进。

周文立起身道：「都统之言愧不敢当，如没有『玉面公子‘裘少堂出现，想已将『九臂神龙’夫妇擒获。如今

在下空手而回，实在惭愧已极！」

宇文君道：「廖兄此言差矣！听铁大师言道，那玉面公子武功甚强，『九臂神龙‘夫妇更是当世高手，两位以

二敌三仍将周文立打成重伤，实在令宇文佩服之至。」

聂风道：「廖兄莫要自谦，兄弟敬你一杯。素知你海量，今日不醉不归。可惜李兄不在，否则就更加痛快了。」

周文立道：「李兄尚未回来吗？」

宇文君道：「李兄去迎请一位前辈，莫要管他，咱们痛饮就是。」

房秋莹暗自心惊，她素知丈夫一向不善饮酒，这等饮法别露了破绽。正自寻思，忽觉大腿一热，霍然一惊。低

头看去，却是宇文君的大手正在摩挲自己的大腿，不禁又羞又怒，正欲愤然起身，忽然想到自己现时身份，不觉一

软，重又跌落座上，粉面已是娇红一片。宇文君见了暗自得意：「平日里这黄媚自视清高，不得近身，看来今日有

机可乘，倒要好好把握。」。

周文立见妻子欲起又坐，脸色异样，只道是担心自己酒量不够，怕露了形迹。转念之下暗运纯阳内功，将碗中

酒一饮而进。众人叫好，当下举杯共饮，笑语喧哗，气氛倒是热烈。只有房秋莹如坐针毡，暗自焦急。宇文君整只

手握着她的玉腿来回摸弄，间或手指搔弄几下。房秋莹虽受侵犯，却不敢叫嚷，只有正襟危坐，当没事发生。

宇文君手越来越快，更开始向上摸索，手指在房秋莹大腿内侧游动，不时还触碰她的羞处。房秋莹身子一震，

险些叫出声来，她从未让丈夫以外的人触摸过自己的身体，如今竟让自己的死敌当着丈夫的面随意轻薄，心中倍感

羞耻。又寻思道：「这黄媚号称『冷艳魔女‘，作风当是豪放，自己如不小心泄了形迹，岂不误了大事。」想罢心

中一横，飘了宇文君一眼，竟带有几分风情，把个宇文君看的心中一荡，险些失了魂魄。

他的禄山之爪终于直捣黄龙，隔着裤子不断揉搓房秋莹的私处，撩拨掐弄尽情把玩。只把房秋莹挑动得呼吸急

促，脸颈粉红。房秋莹深吸口气，强按心头骚动，却感到自己下身渐渐湿润，分泌越来越多，不觉为自己的反应暗

自羞愧。担心自己把持不住，当众现眼，也怕润湿裤子被宇文君察觉耻笑，房秋莹按住宇文君的手，阻止他的挑逗。

担宇文君的手指又深戳两下，才收回魔爪移向腰部。

房秋莹粉面羞红，站起身来道：「各位尽兴，小妹不胜酒力，早些歇了。」宇文君不免假装挽留一番。房秋莹

看了丈夫一眼，转身走出帐外。众人又畅饮一会，宇文君心里想着美艳的『冷艳魔女‘，那里来坐得住，起身道：

「我还有些公事要忙，各位慢饮！」说罢离席而去。周文立暗自寻思脱身之计，表面上开怀畅饮，暗运内功将酒逼

出体外滴在桌下。铁菩陀等人见他喝的凶猛，不敢对饮，又过一会，周文立身形不稳，口齿模糊，聂风笑道：「廖

兄醉了！」与吴青云一起掺扶周文立走出帐外。

房秋莹回到睡帐反复思虑如何着手，却无丝毫头绪，想到今晚情形不由心头一动：「何不利用黄媚的身份接近

宇文君，也许探到波什勒经的下落。」又想到这岂不是拿自己作诱饵，想到刚才被他摸弄私处的事情，不觉面上一

红。正自寻思，有人扣动帐门，房秋莹以为是周文立，急忙开门，却见宇文君立在门口，不由一楞：「都统深夜来

此……」话未说完，突然想到：「如果黄媚与宇文君早已有染，自己岂非要任他淫辱……」想到这不由感到一阵不

妙。

宇文君跨步迈进，回手关上帐门，淫笑着一把将房秋莹搂在怀里。房秋莹一下懵在那里，不知该做如何反应。

宇文君见她没有挣扎，而且在席间更是任自己摸索，定是对自己有意思，更加俯首吻上房秋莹双唇，舌间启开贝齿

探入口内，捉住香舌尽情吸吮逗弄，左手隔衣握住丰乳不停揉搓，右手在房秋莹圆臀大腿间来回抚摩。

房秋莹被挑拨得娇哼细喘，胴体轻颤，心头阵阵慌乱，奋力推开宇文君定了定神，媚声道：「都统这般心急好

生唐突。」

宇文君呵呵笑着又从后面拥住房秋莹道：「美人儿，刚才在酒席之上不是已经唐突过了吗！连胯间那个妙处都

肯让我摸了，现在却要假装正经。」说着话，一手搂紧房秋莹纤腰，一手竟插入雪剑玉凤裤带探摸下去，目标直奔

女人羞处。

房秋莹正在思索解脱之法，突然感觉到宇文君的大手已经插入裤内，探到了自己的胯间，同时一个坚硬灼热的

东西，强硬地顶上自己的臀沟里，身心狂震的她极力挣扎道：「快些住手！」突觉背心一麻，顿时失去了力量。

宇文君点了房秋莹穴道，狞笑道：「今日无论如何也要肏了你这假装正经的骚货。」飞快地将自己衣裳脱掉，

赤身裸体的将毫无反抗之力的雪剑玉凤抱至榻上，宽衣解带，扒了个一丝不挂。。

雪剑玉凤那成熟惹火的玉体被赤裸裸地放在床心，心中惊羞欲死，偏偏麻穴哑穴被制，不但无法挣扎，连叫都

宇文君看着房秋莹那浑身粉嫩嫩的白肉儿，两支丰满乳房是肥圆型，而鼓鼓弹涨著，那苗条动人的细腰儿下，而在

圆臀粉腿中间生着个玉荷包似的嫩巧阴户，呈现出粉红色，修长的玉腿儿稍稍的分开了一丝，腿股间那一撮乌黑冶

媚的阴毛，直掩那要命之缝。

宇文君鼻血差点流出来，「好一个骚屄，肏起来一定爽死了」他兴奋的分开房秋莹的媚白无比的玉腿儿，用手

拨弄着她那迷人的花瓣，红腥腥的阴唇向外翻开，露出了凤穴中间的那淫媚撩人的屄缝儿。

房秋莹羞恨无比，心中还指望丈夫来救他，也是该这侠女有些淫劫，他丈夫周立文心存顾忌哪敢此时来看她。

面对如此美景，宇文君完全被她那身性感莹白的肉体所迷惑了，他狠狠的吞了口水，迫不及待压上她那身丰满的白

肉儿，而狂著房秋莹迷人的香唇，一手扶阳对穴，鸡巴头子酥养养的顶住这雪剑玉凤的屄缝儿。房秋莹惊得张口欲

呼，却哪里叫得出来，被宇文君对正凤宫门户，用力的向前一挺，只听滋的一声，肏个尽根到底。

可怜一个成熟贞洁的美艳女侠，就在这样阴差阳错的情况下，被她的死敌淫辱肏弄了。被淫失洁的强烈屈辱感，

使一向贞洁自爱的雪剑玉凤脑中『嗡‘的一声昏了过去。

宇文君擗开雪剑玉凤房秋莹两条肥美的玉腿，看着自己的鸡巴被她那黑毛茸茸的美屄夹在里面，滑腻腻的，黏

稠稠的，滋味之美，远超他想象之外，那屄里的挤压力道直透脑门和脊背，舒爽到令他再也无法忍耐，于是扶着她

的纤腰鸡巴头子一出一入的，迫不急待的在房秋莹那个性感美屄里肏弄起来，看着自己的鸡巴不断没入房秋莹那黑

毛茸茸的屄缝，又是得意又是过瘾，心道为：「妈的，骚娘们，和老子假正经，最后还不是被老子的大鸡巴把你给

肏了。不过这冷艳魔女真是名不虚传，屄骚人美，肏起来真是没的说。」

宇文君如果知道，此时被他压在胯下狠肏不止的，是比冷艳魔女更赋美名的贞洁女侠雪剑玉凤房秋莹，不知更

会兴奋得意成什么样子，他挺腰抽腰的每一下都贯足了力气，在和她粉臀相撞的啪啪声响当中，竟将一向贞洁的雪

剑玉凤肏得汁水泛滥，玉胯间湿黏片片，骚穴里更是火热淫媚无比。。

宇文君只觉得身下这个美肉人儿，丰腴媚艳，长相隐含骚意，极具成熟女人魅力，他如登仙境般的，一面狂吻

著房秋莹的唇，一面的在她玉体里狂抽猛插，鸡巴头子来来回回的塞肏着房秋莹那肉呼呼的美穴，每一次都将鸡巴

送肏到骚屄的最深处，重重的撞击着房秋莹的子宫内壁。强烈的冲击和一阵阵异样的滋味，使失节被淫的雪剑玉凤

苏醒过来。

房秋莹恢复意识后，马上感觉到一根火热的肉棒快速进出着自己的下身，张目一看，只见自己两腿被反压在胸

前，映在眼前的竟是她被肏的实况：一根黝黑巨伟的大棒子透著亮亮的水光，不断地在她玉胯间那个贞洁美屄中抽

出肏入，在啪啪脆响声中，那屄口红艳的肉唇被肏得不住凹陷翻出，还不时带出一层层美妙的汁液，那光景真的是

淫亵至极。房秋莹羞忿欲死，偏是无法挣动，只能眼睁睁看着死敌宇文君尽情淫肏自己。

一时间，『啪…啪…‘肉体的撞击声，雪剑玉凤细细的抽泣声，和她那美屄被肏的『沽滋……沽滋’声，飘滿

了房间。

半个时辰之后，被宇文君淫邪万般的尽情肏弄后的雪剑玉凤仰面躺在床中，一玉腿轻轻抬起，似要掩盖那欢液

流泄的微肿的销魂屄缝儿，泪痕未干的艳脸上挂着两片晕红，那丰盈微喘的乳房上刚刚涨过的乳晕正慢慢地褪去。

肌肤荡漾着云雨春情之后的酡红。羞忿的神情并未能掩盖住眉目间的艳光，任谁也看得出——这美艳贞洁的侠女刚

被人肏过了。而那饱尝她那媚屄滋味的仇敌宇文君躺在身侧，心满意足的看着自己尽情淫辱、享用过的肉体。房秋

莹知道自己已经失洁遭淫，心中悲痛欲绝的她兀自细声抽泣着。

宇文君还不知道自己刚刚肏了江湖闻名『雪剑玉凤‘，他盯着这还在抽泣着的美人儿，解开的她的穴道，却仍

制着她的功力，笑道：「冷艳魔女如何象个良家妇女般娇羞，艳名远播的荡妇淫娃却要装做贞洁烈妇般高不可攀，

纯心吊人胃口，果然有些手段！呵呵！」房秋莹并不答话，宇文君一边上下抚摩着娇嫩滑腻的肌肤一边问道：「你

是如何遇到廖宏俦的？」房秋莹心中一动睁眼问道：「怎么？」宇文君道：「老廖举止好象异于往常。」

房秋莹心中一震，知道他已起了疑心，心想自己被他玩也玩了、屄也肏了，再不可露马脚害了自己夫妻的性命，

开口道：「我遇到他时正在和玉面公子裘少堂交手，老廖失招挨了一掌，他一向自负的紧想是心中耿耿于怀所以不

太爱言语。」

宇文君颔首，复又淫笑着拉住房秋莹的手按在自己下身道：「刚才你在昏迷失去许多情趣，没有领略你的销魂

之名，现在你好好补偿我一番。」房秋莹压住心头的羞怒假装娇媚嗔道：「你这只大色狼，强奸了我，还在损人家，

我才不理你。」一对迷人的妙目直勾勾的望著宇文君，手中却抚弄着那根刚刚肏了她贞洁美屄的大鸡巴。

宇文君被她看得魂飘荡的，色色的道：「黄姑娘，只要你不见怪，我愿一生一世拜倒在你胯下。」房秋莹羞道

：「去你的，谁稀罕。」宇文君听着她的嗔语，看着她的艳体，对她那一身白肉儿实在是着迷。一张臭嘴又开始频

频吸吮著她的香颊，而想吻住她的唇，而一双毛手，也不放松的大玩著她胸前一对大号肥美乳房。

「……嗯……都统，你别这样吗，……」雪剑玉凤无奈的媚吟着。

宇文君却嘻嘻淫笑道：「……宝贝……大宝贝儿，你长得太美……太媚人，尤其这一对大奶子……大白屁股，

还有这个夹得紧紧的肉包子，本都统玩过不少美女，但从未肏过如此可爱的大包子屄穴……」

宇文君愈说愈不像话，淫声怪语中，一手抓着房秋莹的乳房，一手又偏不离她那支肥美骚穴……。房秋莹内心

羞恨得几乎抓死他，奈何功力全失，唯有干忍着被他玩弄。

宇文君看着她含羞带嗔的神情心中一痒，分开她的玉腿儿，细细端详房秋莹胯间那个屄缝儿，真的是鲜嫩紧小、

淫相毕露，由于刚被肏过，那屄缝儿微微向两边裂开，里面充满了自己刚刚注入的精液，宇文君低低叫道：「好一

支妙穴！」心中真是爱到了极点。

「哎…讨…讨厌……怎…怎么这样…」房秋莹被他弄成四脚朝天的姿式，胯间景色暴露无遗，心中羞愤无比却

不得不装出风骚的样子白了他一眼道：「唉！都统好坏！这样欺负人家！」。

宇文君淫笑道：「谁叫心肝生得这般美艳，刚才只顾猛干，未曾注意你胯间这个美屄，如今细看之下竟这般淫

骚诱人。」

房秋莹臊得艳脸飞红，羞嗔道：「去你的……，人家那里淫骚了……」心里想着自己大名鼎鼎的雪剑玉凤如今

躺在敌人的怀里婉转逢迎、任人淫玩，做着和自己丈夫也从不好意思做的苟且动作，还被说得如此下流不堪，真是

羞愤交加百感丛生。

宇文君有意羞她，手指在那她那已被肏得两边裂开的屄缝中轻轻一挑，手指上沾满了她刚刚受辱时被肏出的淫

水，亮晶晶的移到房秋莹眼前，淫笑道：「不仅淫骚，浪水还多，心肝骚肉儿，流了这么多水，还说不骚吗？」。

「呀……，你……你这下流鬼………」房秋莹羞得以手遮面，说不出话来。

宇文君哈哈」一阵大笑，尽情欣赏着房秋莹的羞态，胯下的鸡巴又发硬涨大了起来，坚硬如铁象长矛般顶在她

莹白的玉腹上。

房秋莹悄悄张开一双俏目，盯着这根刚刚肏了她贞洁美屄的大鸡巴，那大鸡巴比起自己丈夫周立文，真是大了

好多啊！心里即是羞恨又隐隐有点喜爱它的威猛，真是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而此时淫性又起的宇文君，起身抄起她两条肥白的玉腿最大限度分开，然后重重压在她的艳体之上，房秋莹知

他又想奸辱自己，急道：「都统好急色，让人休息一下嘛……。

淫性又起的宇文君焉能放过她，淫笑道：「大宝贝，你这一身浪肉儿真是美，弄的人心痒痒的…尤其下面这个

大包子骚屄，肉呼呼的，肏起来水流不止，简直爽死个人！」

房秋莹被他说得面红耳赤，恨声嗔道：「去你的……，你妹子的才是骚屄呢……回家肏你妹子去。」。

宇文君看着她那风骚冶媚的艳态，鸡巴都快炸了，邪声道：「我妹子不好，屄没你这么骚。她的屄没有你的屄

肏的骚，屄毛也没有你的骚，要肏就肏你这种骚屄娘们。」说着飞快地分开房秋莹那双丰满玉腿，房秋莹红潮满面，

待要挣扎，却被他死死按住，没奈何恨声嗔道：「你这不说人话死人，放开人家。」

宇文君一边强按着她，一边把那膨胀坚硬的鸡巴头子酥酥痒痒地顶住她那个黑毛茸茸的屄缝儿上，淫笑道：「

等肏过这个肥嘟嘟的骚屄儿，自然就放了你这骚屄娘们儿。」

宇文君屁股略微抬高调整好体位，用力捧着她不断扭动的大美屁股，那根粗壮的大鸡巴抵着她那湿润、滑腻的

淫美屄缝儿，用力一挺，鸡巴头子抵着淫滑的屄肉就给她塞了进去，房秋莹被他死死固定住无法抗拒，只能满面羞

惭，再次含恨受辱。而宇文君则在阵阵肉紧奇爽中，再次肏了这假冒的冷艳魔女——雪剑玉凤房侠女。

被迫再次受辱的『雪剑玉凤‘房秋莹，『呀……」的一声媚吟，胯间那个黑毛围绕的贞洁美屄被肏了个尽根到

底，一向淡薄性欲的她从来没有被肏得这么深过，以前丈夫周立文肏她时，鸡巴只能干到屄里一半，此时被宇文君

那特大号鸡巴塞得一口大气差一点喘不过来了，等到鸡巴缓缓退后时，才啊嗯一声浪叫起来了。

「哦……太……太大了……。」双腿抬高紧紧缠绕在他的腰间两只胳膊紧紧抱住他的脖子身体一阵颤动。宇文

君看着房秋莹被自己肏得媚脸含春的冶媚相，邪笑道：「骚屄娘们，鸡巴不大，能肏得你这般舒服吗？」房秋莹被

宇文君下流话说得艳脸通红，自己堂堂的『雪剑玉凤‘竟被他叫成「骚屄娘们」更是羞恨欲死。

宇文君此时抱起她那两条修长笔直的美腿，开始深深地塞肏她，由于这次清醒着挨肏，所以倍感羞辱。宇文君

的大鸡巴真不是盖的，下下肏到子宫口，下下直抵花心。

房秋莹被肏得玉胯直躲，「……呀……不行……太大了……」但正肏得肉紧的宇文君却死死地抓着她那肥白的

大屁股，她躲到哪儿，大鸡巴就根到哪儿，肏得她浑身乱颤，下下着肉地在她那身撩人艳肉儿里抽弄，未曾遭受如

此巨物的房秋莹，被那粗大无比的鸡巴塞得玉体颤抖，虽心中恨得要死，但没几下就被肏得脸红心跳，淫水潺潺了。

宇文君感觉到了她的湿滑，抬起身来观瞧，只见她嫩白无比的玉胯间，那黑毛下肉呼呼的骚屄儿，紧紧地咬着

大鸡巴一夹一夹的不断吞吐收缩，他每肏一下，那水儿一沽一沽的流了出来。

房秋莹臊得媚脸通红，羞叫着：「……你这死人……，……不要看……。」

宇文君哈哈一阵大笑，眼着她胯间那淫美景象，嘲弄地道：「刚肏了几下就骚成这样，真是个骚屄娘们儿。」

「……去你的……你这下流鬼……。」房秋莹红着艳脸，已是羞说不出话来，阴差阳错被人给肏了也就罢了，

还被肏得那么爽，一向贞洁自爱的她，真是羞惭得无地自容。。

宇文君却扯过枕头垫高她的头部，使她能看到自己被肏的样子，一这加快节奏肏得她浑身乱颤，一边道：「我

的骚屄美人儿，快看你的骚屄是怎么挨肏的。」

房秋莹被被他玩得都快羞死了，臊和以手遮面羞叫道：「…你…你这死人，……我不要看……。」嘴上虽这样

说，心中却是有点想看，她已婚多年，由于貌美的原固，夫妻间更是房事不断，但丈夫周立文却从没肏得她这般欲

仙欲死。所以极想看看这下流无比的男人，是如何肏得她那个屄穴酸麻淫痒，快感连连。

好奇心使忘记了羞惭和耻辱，偷偷透过指缝，向那正被剧烈淫肏的部位望去。一看之下顿时移不开媚目，只见

自己那黑毛围绕的屄缝儿里插着一根庞然巨物，来回地抽个不停。真的太大了，原来宇文君那大鸡巴在给她肏进去

后，比刚才又足足大了一圈，房秋莹看得脸红心跳，他还肏得那样快、那样狠。连自己那羞人的媚肉都被带得翻了

出来，要是丈夫也有这样一根雄伟的淫物那该有多快活，房秋莹心里胡思乱想着。

突然，那双遮羞的玉手被一下子移开，跟着便听到宇文君笑道：「要你看你不看，却自己在这偷看，原来你是

个闷骚型的荡货。」房秋莹窘得艳脸通红：「人家才没工夫偷看你那下流东西。」

宇文君哈哈大笑：「看了就看了，女人都喜欢看自己挨肏的样子，干嘛不承认呢，怎么样？本都统的下流东西

把你那骚屄肏得如何？」说着大鸡巴肏得更快更深更满，房秋莹被他肏得浑身乱震，「……呀……」一阵阵酸麻无

比的滋味使她说不出话来，两条玉臂不顾羞耻的缠上宇文君身体媚吟着，那底下的淫水却流得更多了。

她一双媚目盯着身上这淫辱了自己的敌人，和正在她那湿滑淫美的骚美肉洞儿里尽情塞肏、使自己无比快活的

粗大鸡巴，心里真不知是爱是恨。

宇文君用力狠肏着身下的美人儿，这大名鼎鼎的雪剑玉凤，此时被肏得粉脸儿艳红，媚眼儿含春，浑身上下充

满着一股动人的骚艳，紧紧地抱着他，含羞带臊的任他肏弄。宇文君看得极是肉紧，心里暗道这娘们儿肏起来真是

过瘾，天天肏这样的娘们儿，那才是神仙过的日子。他那大鸡巴更加有力在她美妙的玉体里做着猛烈的运动，下下

到底，记记重炮。

肏得房秋莹魂都飞了，天哪！原先真不知道，这么多重的攻势，原来竟是这么爽的！每一下似都打进了肉里头，

房秋莹只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捣得要从咀里跳出来似的，美妙处着实难挡，直探她还没被周立文开发的敏感深处，

爽的她一阵曼妙骚吟着：「……呀……太大了……要被你杵死了……」花心连连的颤抖晃悠，淫水不见停歇的朝肉

洞外泄流着，此刻的她眉开眼媚、波光盈盈，雪白的冰肌玉肤尽是情欲艳色，比之平日那贞洁无比的侠女样儿，媚

艳何只万倍。

房秋莹淫浪的叫嚷声，以及她那骚媚淫荡的表情，都刺激得宇文君双手紧紧的抓住她那两只浑圆的小腿，用足

了力气，更加的狠狠的塞肏她，鸡巴头子就像雨点似的击打在她的花心上，那咬着鸡巴的屄缝儿，随着鸡巴的勇猛

的肏干，被肏得不停地翻出凹进。

淫水的搅弄声，房秋莹的娇喘声，浪叫声，媚哼声，汇集在了一起，交织成了一曲春之交响乐，好不悦耳动听，

扣人心弦。

宇文君见房秋莹这般享受，一边用力肏她一边道：「浪肉儿，本都统肏得舒服吗？」

房秋莹艳脸通红羞道：「欺侮女人的本事，有什么了不起。」

宇文君不服气地道：「妈的，好个骚屄娘们，骚成这样，嘴还这么硬。切看本都统本领。」说着，双手伸到她

胸前抓揉着乳房，又白又嫩的美乳被揉搓的千变万化，下身大力抽送，一连猛力抽插了百余下，肏的房秋莹淫水流

淌，双手用力搂住他的腰，屁股不顾羞耻地筛动起来，阴户开开阖阖汤汤水水汩汩涌出，腿股间一片狼籍。

一向端庄的雪剑玉凤如何尝过这般狠肏，直被肏得媚眼如丝，再也顾不得女人的面子，骚声讨饶道：「……好

都统……本领高强的亲汉子……人家被你那大……大……肏得好舒服……慢点……捣死人了宇文君听着她的骚叫，

大起征服之感，放慢速度道：「妈的，真他妈欠肏，早说不就完了吗。浪肉儿，你说大什么肏得你好舒服。」

房秋莹——这名滿江湖的贞洁女侠，被他这一顿狠肏，肏得意识都有点模糊了，什么尊严都忘了，闻言红着艳

脸媚目白着他：「是你这死人的大鸡巴。」

说出这样羞人的话儿，雪剑玉凤万分羞惭，但雪白的玉体却享受无比的迎合着宇文君的每一次的塞肏，比方才

被肏时更是妖冶骚媚。

宇文君却仍不放过她，邪声道：「大鸡巴肏得你那里好舒服？」

房秋莹被问得媚脸通红：「去你的，你这下流鬼，人家才不说呢！」因那『骚屄‘二字特别辱及女人，一向端

庄的她如何能说出口呢。忽的屄里一空，宇文君竟把鸡巴从她身子里抽了出来。

房秋莹正他肏得徘徊在飘飘欲仙的仙境里，见他忽然罢工，如何受得了，只觉屄内空虚淫痒，急需大鸡巴用力

肏弄，不由急道：「你这死鬼，拔出来干什么？快给人家插进来。」

宇文君笑嘻嘻道：「你说不说，你不说，亲汉子可就不肏了。」

房秋莹——这自诩贞洁的侠女实在被逗得急了，耐不住屄内的空虚淫痒，用手捂着通红的媚脸地羞叫道：「你

这死鬼，这么整人家，人家说就是了，是你的大大鸡巴肏得人家骚屄好舒服，快点给人家……。」这贞洁的侠女此

时羞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她从未想到自己会这么骚荡的一面，连这样的下流话都说得出口，难道自己真是个

骚货。

宇文君被她的骚叫弄得心痒痒的，再看她胯间那个淫屄一夹一夹的好象要咬人似的，又象似在向他的大鸡巴发

出邀请：快来吧，我痒死了，快来肏我吧。

而此时雪剑玉凤却痒得用她那双美腿直勾他，不顾羞耻地道：「都让你肏了，还看个鬼，快点肏我，我要你的

大鸡巴肏我，肏我的骚屄、淫屄、浪屄。」

宇文君被她的骚声艳语弄得鸡巴都快炸了，抓着她那双玉脚把她扯到床沿，让她圆圆翘翘的玉臀半悬在床外，

房秋莹这雪剑玉凤那双美丽的玉脚被男人举在肩上，胯间那个骚屄整个挺了出来，就这样被宇文君深深的肏了进去，

那粗壮的淫棍插得她『呀‘的一声骚吟，强烈的充实感使她的四肢紧紧地缠着身上的男人。。

宇文君大鸡巴『沽滋‘一下给她肏到底儿，一边飞快地肏她，一边嘴里还不忘糗她：「浪肉儿，终于露出来本

来面目了吧，连这种下流话都说得出口，真是个骚娘们。」

房秋莹被他糗得艳脸通红，但随着宇文君那大鸡巴有力的肏入，添滿了她空虚幽穴，便再也顾不上羞耻，一双

艳臂紧搂着死敌宇文君的身体，玉胯摇扭磨溱，口中更是骚媚地道：「大鸡巴汉子……快点儿肏我，人家是欠肏的

骚屄娘们…………快些用力肏人家的骚屄……屄里痒死……」那风骚无比的艳态和那滿口的骚吟，那里还看得出一

丝贞洁女侠雪剑玉凤的影子，如里她丈夫周立文看到他美艳贞洁的老婆，如此风骚蚀骨的淫荡样子，只怕眼珠子都

会掉出来。

这回是宇文君受不了了，看着她粉脸上透出的那股子令人发炸的冶媚劲，淫兴狂发，挺着大鸡巴头子一边『沽

滋‘『沽滋’地狠肏她，一边道：「好浪肉儿……想不到你肏起来这般有趣……看我肏死你这个骚屄娘们……」他

用足了自己的力量，直起直落，狠出狠入，大鸡巴几乎全部肏进了屄洞深处，这样子一次次肏到底的滋味，直让房

秋莹美到了心田的深处，一阵阵的浪水直流狂泻，屄穴火烫烫的湿滋滋的。。

房秋莹被宇文君抽肏得依依唔唔叫嚷声越来越大了，两条玉腿紧紧夹着他，半睁着一双妩媚的双眼骚吟着：「

大鸡巴……大鸡巴汉子……我爱死你了……骚屄娘们被你肏得爽死了……骚屄让你肏漏了……呀……不行了……。」

皎洁的雪白的身子剧烈的颤抖着，一股股阴精沿着两人的交合处不断的狂泄而出。

雪剑玉凤一双俏目羞媚地注视着身上这肏得自己欲仙欲死的敌人，这时她才深深的体会到，为什么大多数的女

人部喜欢大鸡巴的男人，当大鸡巴塞进屄里，你会感觉从头到脚每一寸肌肤都被男人充满了，肏起来那滋味儿之美

真是难以言传。也只有这样，才使她不到一苗热茶的时间，就被肏得连泄了四次，泄得身子都轻飘飘的。

宇文君看着房秋莹泄得七荤八素的骚冶模样儿，鸡巴头子又酥又麻到了极点，又被她胯间那个泄个不停的媚屄

不断地吸吮舔咬，实在受不了了，急忙飞快地又肏了她十来下，才大吼一声，鸡巴头子死死的扎入她那身撩人艳肉

儿里，把那憋了半天的老汤进数射进了她那处骚浪屄缝儿再被尽情淫辱后的雪剑玉凤，被肏得四肢发软，泄得连骨

头都瘫了一般，赤裸裸地瘫在床心，保持着玉腿大开的淫媚姿态，良久良久都无法动弹，只能任骚水混着他的精液，

慢慢地从屄缝儿内溢出来。由于被连续灌溉了两次，她那个屄穴和腿缝到处糊满了白白的精水此时面对一个虚脱似

的女人，宇文君不由得大起征服之感，伸出舌尖舔吻著房秋莹的樱唇，拔出塞在她屄穴内的大鸡巴，坐起来凝视著

她那再被淫辱的艳体。邪语道：「这么快就被本都统肏垮了，我还以为你这『冷艳魔女‘对这肏屄之事，经验非常

的丰富呢。」

房秋莹听得又羞又脑，觉得宇文君不礼貌极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经被他肏两次了，还骚形艳态地地

泄了好几次身子，还能扳起面孔装贞女不成！

你一定是玩女人的能手」房秋莹气声说道：「再贞洁的女人落到你手里也会便成荡妇。」这话到说的不假，她

自己就是。

宇文君却不停的一手抚摸著她那突挺丰肥的迷人大白臀部。说∶「心肝骚肉儿，你刚挨肏时，真是骚得紧啊。」

「去你的！人家给你搞得那么难堪，什么尊严都没有了。」房秋莹被他说得媚脸通红，死推了他一把。宇文君

却趁此抓住她的玉手，往下一碰。

房秋莹的玉手马上触到一根火棒似的巨物，她震了一震，粉脸涨得更红，微抖著声喘说∶「你……你要死了…

…那有这么快又……又……」跟着粉脸变色玉手急掩胯间那间那个骚屄，「不行……不能再肏了……人家屄都被你

肏肿了………真的不能再肏了。」

宇文君本想来个『梅花三弄‘，见她怕成这样便道：「让本都统看看能不能再肏了。」

房秋莹已被宇文君肏怕了，这雪剑玉凤此时也顾不得羞耻了，羞掩媚脸，给宇文君拉开一对丰满大腿，那迷人

三角地带黑毛丛生中，那被肏了两次的骚屄真肿红著两边裂开，着实怜人不已。宇文君摇了摇头，笑说∶「真是肏

不得也。」

宇文君看着她那丰满的大白屁股，眼珠一转，心里已有了主意，这次推著她丰满肉体，使她伏著床，宇文君似

乎特别喜欢她那迷人的大美屁股，一面爱不释手的摸抚著她那光滑性感的大屁股。一面重重的拍了它一下！

房秋莹被打得「哎」的一声，心中倍感羞辱：「死人……，打人家屁股干嘛…宇文君两手抱着她那肥白的大屁

股，「心肝美肉儿！你这大白屁股又肥又圆，生得真是淫媚诱人。」

房秋莹撅着屁股任他欣赏股间美景，虽甚觉羞惭，但心想只要他不再肏屄，什么都认了，她哪里知道宇文君现

在心里的鬼主意，只见宇文君偷偷地口吐唾液，抹了几把在鸡巴上，而後又在房秋莹那桃源幽处掏了几把，那湿滑

的骚液连带着抹到了屁眼儿上，弄得湿湿滑滑的，房秋莹还未查觉他搞什么花样时，忽觉她那个大美屁股被宇文君

抓紧了猛的向后一顿，房秋莹只感屁眼猛一阵胀、一阵裂，「滋」的一声，一根硬梆梆的巨棒，已怒刺而入。

「哎……」的一声，哎呀……你……你弄错地方了呀……那……那是屁眼……哎…」那里是她丈夫周立文都未

曾肏过的处女地，怎生吃得消宇文君那巨型鸡巴。

「哎…哎呀…不，你这死人……要死了你……哪…哪有肏屁眼的……哎……哎呀……痛死我了……快……快抽

出来……呀……」

房秋莹一边羞叫一边挣扎，可是，宇文君好不容易连哄带骗地给她肏了进去，鸡巴头子被那奇小紧缩的肉屁眼

儿夹得紧紧的，使宇文君感到一阵肉紧无比的痛快，於是他死死按住房秋莹那再光滑性感的大屁股，鸡巴头子一个

劲的向里直肏. 「哎呀……哎呀……」房秋莹挣扎不得，只有哎哎苦忍着被宇文君肏了个尽根到底，痛得她冷汗直

冒，直如初夜般的苦痛，她忍不住用力扭摆著，但扭动中反使那巨物顶得更紧，插得更深。

房秋莹苦着媚脸儿，羞气道：「你这混蛋。存心搞人家屁眼。」宇文君笑嘻嘻地道：「浪肉儿，真的不是故意

的，光顾着欣赏你的大美屁股，一不留神就插上了，不过你这美屁眼儿真是肉紧无比，好浪姐儿，你就忍一忍，本

都统肏一会就射了。」说着就抱着她的大白屁股抽弄了起来。

房秋莹被抽弄得痛痒并交，冷汗直流，此时她如何还不知他是存心肏屁眼的，但故意也好，存心也罢，都已经

给他插上了，他如何还会拔出来，到此地步也只能咬着牙苦挨了。可心中却是羞恨交集，心想自己堂堂的雪剑玉凤

被刚刚这人玩得那么不堪，什么脸都丢了，什么下流话都说了，现在连丈夫也没碰过的屁眼儿都被他肏了，真不知

有何面目在再见丈夫。

大约有半个时辰，她那美屁眼儿被肏松了，来来去去的抽插中，也不再涨闷得令人发颤，这回酥麻麻中，倒真

别有一番风味，房秋莹也从尖啼中，渐又成了浪哼哼的。

宇文君也流著汗水，正在急急来回不停的冲刺著，房秋莹喘了一口气，忍不住嗔呼呼出声说∶「你……下流鬼

……你……弄得人家怪不是味的，好人……你就饶了浪肉儿吧……」房秋莹喘呼呼的哼著。

宇文君正感十足肉紧刺激中，一面又不停手摸著她那迷死人的白肥臀肉儿，一面仍下下着底深肏不止∶「好骚

肉儿，大屁股肉姐儿，我就要出了……你……你再忍著些。」说著，一阵阵肉紧无比的快感渐渐升华上来，他不由

肏得更急，插得更凶，那物猛烈顶入时，小腹撞拍著那浑圆美臀肉，发出的肉响配合著，肏得房秋莹一声声的「哎

唷！」浪喘，真是热烈淫靡之极。

如此房秋莹又苦忍着连挨了几十下，见他迟迟不出，不由急了，她委实已感心疲力竭了，忍不住又转回玉首，

浪喘喘说∶「好……好人……大鸡巴祖宗……你…你就快出了……吧……浪肉儿快被你玩坏了…………哎唷……」

房秋莹回头浪哼浪求著，宇文君肏得正痛快，而欲出时，只见她那迷人一点红的小嘴儿，不由淫性又起，忽将

那物抽出了屁眼儿。

房秋莹如释重负以为宇文君已射了，翻过身来，玉手摸了摸以为湿糊糊的後庭，不料那迷人的股沟儿中火辣辣

的，却乾乾的，她呆了呆。只见宇文君低笑著，也低喘著，那物热呼呼的竟送上她通红的艳嘴边…「你……」房秋

莹羞得一愣一愣的。

「好浪肉儿…我快射了……快用你那迷人的艳嘴吸一下，一吸就出来了……」。

「你要死了……你那东西刚肏了人家屁股，还要人家用嘴……」。

「好浪肉儿，肉姐姐，我快出了，如不快点……一冷却下来，又要肏你几个时辰了……」

房秋莹一听又要肏几个时辰，心中不由得慌了，但看着那通红的大鸡巴，心想这根东西算把自己整惨了，要含

在嘴里实在令人羞耻。正当她六神无主时，宇文君却阵阵肉紧中，鸡巴头子一个劲地往她那张娇脸上直顶直磨，磨

得房秋莹又羞又窘，最後一想连屁眼都被他搞了，她这雪剑玉凤的脸面早已丢尽了，忍不住心一狠，胡乱抓了一件

内衣，给擦了擦那大鸡巴，然後媚目紧闭，艳嘴儿大大一张。宇文君看着她那鲜艳的红唇，心中一阵魂消，鸡

巴猛的涨了一涨，更粗更长的，「滋！」的一声，直插入她那张通红的艳嘴儿中，一下子几乎顶穿了咽喉。

房秋莹「唔！」的一声，只觉眼前一暗，宇文君那黑呼呼的阴毛盖在脸上，一股子淫骚气味险些使她喘不过气

来，那通红的艳嘴儿被涨得几乎裂开，那大鸡巴直送至喉头，顶得她白眼儿连翻，急得她忙玉手双抓，紧抓住那「

顶死人」的怪物。

宇文君则痛快的按紧房秋莹的玉首，那硬塞入她迷人小嘴中的鸡巴头子，拼命的一阵抽插顶搅，房秋莹虽用力

的抓着他那大鸡巴，但也几乎给顶穿了喉管，闷得她直翻白眼儿。宇文君那大鸡巴在她那艳嘴儿里连肏了数十

下，此刻已酥麻得再也忍不住那一阵阵的软肉烘夹，「啊，好！好骚肉儿！用力吸……啊……」一阵失魂似的低吼

急喘后，他那闷久之物，终於在房秋莹那鲜红的艳嘴儿中，沽沽的尽情放射了。

「啊，唔……唔……」被射得满满一口热液的『雪剑玉凤‘房女侠，又羞又急的摆首抖足，想要吐出口中所有

物来。

奈何，此时正大感美快的宇文君，却紧紧抱住她的玉首不放，使她动摇不得，而至最後，见这美人儿实在被憋

得急了，才「波！」的一声拔出了大鸡巴，那物溜出了她的小口时，已软缩了。

房秋莹嘟着美嘴儿，忍住全身酸麻，急起身想下床，却吐口中之液，不料，宇文君成心搞她，也坐起来，一把

拉住她往回一抱，房秋莹整个动人玉体坐入他怀中，他再伸手骚了她一下。

只听「哎唷……」一声，根着『咕噜……‘几响。房秋莹涨红了一张如花艳脸，愣愣的，把满口之液全吞到小

肚子里去了。

好一会，房秋莹——这羞气欲绝的雪剑玉凤直锤著宇文君的胸膛，媚声不依地道：「……死人……坏都统……

你算是把我玩够本儿了。」宇文君心里暗觉有趣，表面上又不停的哄慰著她。

这一夜，『雪剑玉凤‘这名滿江湖的女侠在宇文君胯下婉转逢迎，虽遭受了万般淫辱，却也尝到了已前从未有

过的奇异滋味。最后象软泥一样摊在床上。而宇文君则连肏了这侠女『三大件儿’，直至次日凌晨才心满意足地离

去。

周文立当夜本想探询一番，却发现元军巡查极严不便行动，为免暴露身份只得忍下。第二日与房秋莹碰面后，

见她神情困倦还关怀地叮嘱她注意身体，房秋莹嘴上推说没有休息好，心中却是暗暗羞惭，想起昨夜淫事，甚觉对

不起丈夫。周文立素知妻子为人，也不疑有它，可他哪里知道他这贞洁美艳的老婆不但被人肏了，还被肏了足足一

夜，那骚呼呼的美屄被肏了两次不说，连他都没尝过的小嘴儿和屁眼儿都让人拿鸡巴给捅了。

两人暗暗商议如何着手，最后决定由房秋莹负责接近后营，周文立利用白天在前营查探。一直到晚上，两人毫

无所获，只觉近来元军调遣频繁，似有所行动天色渐晚周文立自行回房休息，房秋莹回到房间却是万分难挨，心恐

宇文君又来淫辱，但想起他那玩女人的高超手段，和那根肏得自己欲仙欲死的大鸡巴，裤里却先湿了。

宇文君果然不负她所望，又来光顾了她，而雪剑玉凤即已失洁，也只有含羞忍恨由他再次肏弄，雪白玉体瘫在

他胯下凭他那巨物抽插侮弄，虽是屈辱万般，却也落得个享受异常。她夫妻暗查了五天，宇文君也是连肏了她五天，

有时大白天就把她按到床上肏了。

到后来雪剑玉凤这侠女竟有点被他那大鸡巴肏习惯了，到了第六七日宇文君异常忙碌，没来肏她，她反倒觉得

空虚寂寞无比。【完】